

現代文學叢刊

史 姑 娘

霍夫曼著

毛秋白譯

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書畫史綱

史綱

中國書畫史綱
中國書畫史綱

中國書畫史綱

霍夫曼小傳

亞馬丟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是與美

亞倫·坡(Edgar Allan Poe)法國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共同構成一個特殊的星座在文學的世界上放着異樣的光芒的奇特的作家。不曉得他們的作品，連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珍奇的藝術。

霍夫曼是在一七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生於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Koenigsberg)，生後不久他的父母即因事離了婚，他寄居於舅父的家裏。及以他幼年與青年時代的生活是極單調而無慰藉的。

他自幼對於音樂和美術就稟有天賦的奇才。十六歲進哥尼斯堡大學攻法律，十九歲已被錄取於陪審推事的考試。一八〇〇年往波森(Posen)就任陪審推事，因諷刺了上官，被貶至普羅次克(Platzk)有兩年之久。至一八〇四年始又被任爲華紹(Warschau)的縣事務官。在此他變了

他平日的生活。富麗堂皇的大廈，簡陋污濁的茅舍，跳舞場，劇場，以及黑衣的僧尼等等無不各各給與他以特殊的印像。他即傾心於浪漫派尤其崇拜提克（Otto Ludwig Tieck）。他一面盡瘁於官職，一面奏樂作曲繪畫，過着樂天的詩人的生活。

耶那（Jena）之戰，普軍一敗塗地，霍夫曼亦被褫奪了官職，他遂志願於音樂家，卒做了班堡（Bamberg）劇場的樂長。在這時代他曾在某家做音樂的家庭教授。他對於這家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少女發生了戀愛。這時他自己已年踰而立且使君有婦了，但他對於她宛如初戀一般的熱烈。當時他的日記上每天都填滿了她的芳名。夢也似的數年過去了。她到了十七歲卒業了霍夫曼嫁了一個商人。這個愛的傷痕，影響於霍夫曼的一生實在不小。他的藝術的熱情就在此時燃燒起來的，他的真正的文學生活也就在此時開始的。

他在班堡著了他的處女作克來斯來麗那（Kresleriana）之後，即到德

勒斯登 (Dresden) 來比錫 (Leipzig) 等處去流浪。一八一二年，正在戰爭的高潮中，他耽於卡羅斯式的幻想篇 (Phantasiestücke in Carlos Manier)。這著作中包含着藝術小說與藝術論，尤其是音樂論爲主要的部分，且由保羅 (Jean Paul) 做了一篇推舉的序文。

由友人的推薦，他又得到了官職。起初雖只是盡義務的，但一八一四年被任爲柏林高等法院的推事。此即成了他終生的職務。因同事的舊友喜威喜 (Hitzig) 的介紹交識了傅愷 (Fouqué) 沙米索 (Chamisso) 等著名的詩人。於是不時在他自宅或酒館中舉行詩人的集會，名曰「塞累匹翁的夜會」 (Serapions Abend)。這時代霍夫曼不絕出入於盧忒 (Lutter) 章克那 (Wegner) 等酒館，常常作通宵的暢飲。愛亨杜夫 (Eichendorf) 評他道：「霍夫曼浪費了他的機智與奇想的火花，後來雖抑制了慾望而著作，但亦不過是爲欲得酒資而已，他是爲飲酒而著作爲著作而飲酒的。」這批評雖過於苛酷，但可據以推知當時霍夫曼飲酒的狂暴了。他的傳記的作

者喜戚喜也說這耽溺的生活確是他日後肉體上精神上的萎頓的原因，因為這狂飲的結果，愈增劇了他相信妖魔的性情。他從酒館裏回來，自己喚出妖精以極度的興奮，耽於詩的想像，但等他一拿起筆來，他所想像的妖魔活現現地映在他眼前並向他耳邊細語。他爲害怕而戰慄，把已就了寢的夫人喚起來，求她救他。他那貞淑的忠實的夫人，就披了衣坐在他的寫字臺傍結着絨線忍耐地陪他工作直至攔筆。

一八一五年出版了惡魔的靈液 (*Die Elexiere des Teufels*)，一八一七年又出版了夜譚 (*Nachtsuecke*)，惡魔的靈液是由上下兩部而成的長篇，夜譚是八篇怪譚而成的短篇集。惡魔的靈液與夜譚中的砂鬼 (*Der Sandmann*) 和家督相續異聞 (*Das Majorat*) 等篇，是儘量發揮了霍夫曼最爲得意的「戰慄浪漫主義」(*Schauer Romantik*) 的作品。

一八一九——一八二一年出版了塞累匹翁俱樂部 (*Die Serapiensbrueder*)。這是由三十篇左右的小說童話傳奇而成的。塞累匹翁俱樂部中

所收集的差不多都是霍夫曼的絕妙的作品。尤其是本篇史姑娘（Das Fraeulein Von Scuderi）爲霍夫曼的作品中最完成的作品。因爲本篇是在霍夫曼的小說的技巧的圓熟期寫成的，所以在複雜的多歧的情節中，却保持着巧妙的統一。各個要素均有異常的緊張。心理描寫既非常確實，人物的性格也客觀地構成了的。有些地方即在寫實主義的小說怕也不能像這樣的精妙。

一八二〇——一八二二年出版了他的未完成的作品杜貓穆兒的人生觀。霍夫曼借了穆兒的口吻，用辛辣的諷譏輕妙的談話攻擊社會的惡俗與啓蒙主義的膚淺，痛罵似是而非的藝術家，讚美睿智與戀愛。是表露着霍夫曼的人生觀及藝術觀的作品。但祇出了兩卷，第三卷雖出了預告，未及完成他已爲病魔所擾在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與世長逝了。同志們協了力在耶路撒冷人的公墓（Jerusalem Kirchhof）替他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記念碑，碑上在他的名字下刻着這樣的文字：

『Ausgezeichnet im Amte, als Dichter, als Tonkuenstler, als Maler.』
『他是詩人，是音樂家，是畫家，也是卓越的法官。』

史姑娘

在聖·托諾勒街有一家小小的房子，是馬達勒涅·封·史曲苔莉的住宅。她善於賦詩又爲路易十四世及芒特儂侯爵夫人所寵愛，因而出名。

深更半夜——大概是一六八〇年的秋天——這一家的門外有激烈的敲門聲，聲震門房。在史姑娘的小家庭裏兼做廚司僕役及門房的白普提斯特，得了主人的許可，爲欲參與妹子的婚禮，到鄉下去了。所以只有史姑娘的侍婢馬替尼爾一人在家未睡。她聽到了再次的敲門聲，想起了白普提斯特已他往，她和史姑娘沒有別的保護留在家裏。她想到了巴黎發生的強盜偷兒殺人等的惡事，斷定這是一羣惡人聽見這家人丁稀少，在門外咆嘯，一放他們進來，便要對主人施行惡舉的。所以她只住在自己房裏發抖，一面咒詛白普提斯特同時咒詛他的妹子的結婚。這當兒叩門聲不絕地響着，還像有這樣的聲音在叫『千萬請開門，請開門！』恐懼心

愈增愈大，後來馬替尼爾速即拿了點着蠟燭的燭臺趕往門口去。她在這兒，清清楚楚地聽見了叩門者的聲音『千萬請開門！』『的確』馬替尼爾想道：『強盜決不說這麼樣的話的。誰能說不是一個被人在追迫着的人要到我們這萬般以仁愛遇人的主人這裏來尋求避難所呢。但是小心些罷！』——她開了一扇窗向下叫道下面是誰深更半夜在人家門前騷擾吵醒閤家的人，在她的低微的聲中，竭力裝作男性的聲調。她在正由黑雲中穿出來的月光中，看見一個披着淡灰色的外套，闊邊的帽子深深戴到眼睛邊的，個子高大的人影。此刻她放出了下面也可聽得到的大聲呼喊道：『白普提斯特、克勞德、皮厄爾起來，你們看有一個無賴要打進我們家裏來呢。』可是下面那個人以柔和的幾乎是哀求的聲音向上說道：『呀！拉·馬替尼爾，無論你怎麼裝假聲音，我也知道是你啊！我知道白普提斯特已經到鄉下去了，家裏只剩了你和你的主人啊！勇敢地開門吧，一點不要害怕。我有事非會會你的主人不可。此刻即要會。』『你是什麼想頭，』馬

替尼爾答道：『在這深夜要會我的主人？你難道不知道麼，主人早已睡了。無論如何，不可去打擾年老的她所必需的安睡的。』『我知道』下面的人說道：『我知道你主人現在正把她不斷地在執筆的小說革勒利亞的草稿放在旁邊，此刻正在做二、三首詩歌，預備明天去讀給芒特農公爵夫人聽的。我懇求你，馬替尼爾請你發慈悲開開門。你要知道，這是一件從滅亡拯救一個不幸者的事，你要知道，名譽，自由，不，一個人的生命，就在我非會你主人不可的這一瞬間呢。你想，若是事後你主人聽說有個不幸的人來懇求你援助被你殘忍地趕走了，那麼她將永遠地憎你了呢。』『但是爲什麼你要在這特異的時刻要求我主人的同情呢，明天適當的時光來吧。』馬替尼爾向下說道。下面的人答道：『像殺人的雷電般的運命降到你身上，還顧得到時刻麼。若是祇有一瞬間有救助的可能時，可以延長救助的時間麼。請開門！對於無保護的，見棄於世，被萬惡的運命所迫向你主人求救以冀避去急迫的危險的不幸者，一絲也不必害怕的！』馬替尼爾

聽到下面的人說這話的時光，因為深切的苦痛，在嘆息嗚咽。這時這青年的聲調，柔和地沁也似地深深地透進她的胸內了。她覺得內心深深地被感動了。於是不再作長長的考慮，拿了鑰匙來了。

待她把門一開，披了外套的人急速鑽進去，走馬替尼爾的身傍到門內來，厲聲說道：『領我到你的史姑娘那邊去！』馬替尼爾吃了一驚，高擎了燭臺，燭光射到了像死人一樣灰白的可怕的青年的醜的臉上。當這人擦開外套從胸衣中露出一把短劍的發閃光的劍柄時，恐怖之餘馬替尼爾幾乎跌倒在地板上了。這人以炯炯的目光注視馬替尼爾比前次更粗暴地說道：『我叫你領我到你的史姑娘那邊去！』馬替尼爾知道現在她的主人已處於急迫的危難之中了，同時對於她尊為虔誠的母親的寶貴的主人，所具的一切的愛情在心內燃燒起來了。因而喚起了恐怕連她自己也不相信的勇氣。她把開放着自己的房門迅速地關上，走到門前毅然說道：『真的，跑進這屋裏的你的橫暴的舉動，和你在外面——此刻我纔

明白却是在壞的時候喚起了我的同情——的哀求說話不相稱。我的史姑娘現在不會你了，也不願會你了。若是你沒有壞的心思，不必怕白晝，那末明天再來，聲明你的來意罷。——現在你出去！那個漢子嘆了一口大氣，用可怕的目光凝視着馬替尼爾伸手要拿短劍了。馬替尼爾私自把她的靈魂交給了上帝，但是仍穩定地站着比前此更緊緊地靠在那漢子要到史姑娘那邊非經此不可的房門上，大膽釘住漢子的眼睛看。『我叫你領我到你的史姑娘那邊去！』漢子又喊道。『隨你好了！』馬替尼爾答道，『我決不離開此地的，完成你已開始了的惡事罷。你也會像你的邪惡的同類們一般，在格累甫發見可恥的死法罷。』『呵！』漢子喊道『馬替尼爾你說得對，我看來和邪惡的強盜，殺人者一樣武裝着，但是我的同僚並未受刑，並未受刑。』——這麼說着，他用毒的目光注射着被嚇得要死的婦人，拔出短劍。『上帝！』她叫着只等着致命的一擊。可是這瞬間路上起了武器的摩軋聲和馬蹄聲。『憲兵——憲兵，救救，救救！』馬替尼爾叫起

來了。『可怕的惡婦，你要我破滅麼——萬事全休了！——拿去——拿去，今天交給你的史姑娘，——若是你願明天，那末明天給她也好。——』漢子這麼低聲說了，把馬替尼爾的燭臺搶去，弄滅蠟燭，交了一隻籃在她手裏。『爲你的幸福計，把這隻籃交給你的史姑娘罷！』漢子說了逃出去了。馬替尼爾跌倒在地板上了。好容易爬了起來，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自己房裏去，到了房裏她身子完全軟了，話也說不出，倒在靠背椅子上了。現在她聽到了她插在大門的鎖孔裏未收藏的鑰匙在發聲響了。家宅被鎖住了。輕輕的不穩當的足聲走近她的房間來了。她已喪失了心魂，動一動的氣力也沒有了，只待着可怕的事到臨。可是當房門開了在燈光中一眼看見那正直的白普提斯特的時候，她的心裏怎樣呢。白普提斯特的面色像死人一般灰白，心亂如麻。『千萬請你』他開口說道『千萬請你告訴我，馬替尼爾是怎麼一回事？咳，我急壞了，我急壞了，——不知道有個什麼東西硬把我由昨晚的結婚式中逐了出來——我來到了大路上。我想，馬替

尼爾微睡着了罷。若是聽見了我輕輕的敲門聲，就會開我進來罷。那曉得來了一個強壯的巡邏，騎馬者，步兵，全身武裝着，把我捉住不放我走。幸而和我很熟的憲兵中尉德革萊在場。他把燈籠提到鼻子下說道「咳，白普提斯特，你在這夜裏從那兒來的？你應該好好地住在家裏看守啊！這兒不是好地方，我們想今夜就有好東西捉牢呢。」馬替尼爾，你那裏想像得到這句話如何地打着我的心啊。後來我走進門來，忽而一個遮了面的男子從家裏逃出來，手裏握住亮晶晶的短劍，幾次地推倒了我——門是開着的，鑰匙插在鎖孔裏。——你說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馬替尼爾等死一般的恐怕輕減後，把一切的事情都說了出來。她和白普提斯特二人到門邊去，在地板上發見了那個不相識的人逃的時候所拋去的蠟燭。白普提斯特說「的確確我們的史姑娘險些爲盜所刦，簡直險些被殺。那個男子，據你說，知道只有你和史姑娘在家，而且還知道史姑娘在寫稿未睡。那一定是只要是對於實行他的險惡的企圖有用的，

那末什麼事都狡猾地探聽了，再闖入人家的家內的可怕的騙子偷兒之一。這隻小籃，馬替尼爾，我想還是拋到森河裏最深的地方去好。誰能保證不會有某個凶惡的惡魔剝奪我們善良的史姑娘的生命，或是像都爾內老侯爵拆開由不相識的人寄來的信的時候一樣，開開小籃，死倒在地上呢。」——商議了好久，這兩個忠義的人決定，第二天早晨把一切告知史姑娘，這隻祕密的小籃也交給她，不過開啓時非小心不可。兩人對於這可疑的不相識者的出現，一切都加以熟思，覺得這裏面怕有特別的祕密存在，不容他們擅自處置應讓他們的主人來暴露。

★

★

★

白普提斯特的懸慮確有根據。正當那個時候，巴黎是凶惡的殘暴的行爲的舞臺，那時最凶險的發明又貢獻了這些殘暴以輕妙的方法。

格拉塞爾是那時代數一數二的德國藥劑師，他——這是他和他的同學們常做的事——正從事於鍊金的研究。他的用意在發明（一）化金

石。有個意大利人名厄克西里和他是同夥。可是在這厄克西里，鍊金術只不過是名目上的事罷了。他想學習毒素的配合，煮沸，昇華——格拉塞爾呢，無非想在此發現他的幸福的——結果他能製造各種微妙的毒藥了。這些毒藥無色無味，或是立時或是慢慢地致命，決不留痕跡於人體，欺瞞醫生的一切的技術與科學，醫生們不能預覺到是毒殺，只好把死的原因歸之於自然。厄克西里雖然很小心從事，可是卒以販賣毒物的嫌疑被捉到巴斯提爾去了。在巴斯提爾被監禁的房裏，後來不久又監禁了大尉哥當·德·聖·克啦。這人曾與布朗維雷侯爵夫人發生了好久的關係，這關係敗壞了全家的名譽，後來因為侯爵對於他妻子的罪惡當作風牛馬了，激動了侯爵夫人的父親得留·度布勒——他是巴黎的尉官——不得不請得了逮捕大尉的命令，使一對罪人分離。從易為情所衝動的，沒人格的，佯為敬虔的，自幼便有做種種惡事的傾向的，猜疑心很深的，復仇心烈得像狂人一般的大尉看起來，天下再沒有比厄克西里的邪惡的祕密